



古雪浪漫精品系列 54

求婚 发表会



台湾
陶陶
著

古今浪漫经典系列

求婚发表会

(台湾) 陶陶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刚

封面设计:林明

陶陶古今浪漫经典系列

求婚发表会

(台湾)陶陶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·ISBN 7-5378-1731-0/1·1691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仲夏这夜，大地万籁俱寂，所有属于白天的繁华，全抛向了地平线彼端。

熙玲习惯在日落时分，逗留在附近河滨公园，贪恋地欣赏天际红霞，或是烟烟闪烁的星子，那抹大自然挥洒下的色泽，屡屡令熙玲感到心醉。

熙玲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，让凉风轻指拂她的身躯，借此享受短暂悠闲。

正当熙玲坐起身来准备离去，忽然浑身臂间压着一个硬手，她信手拾卢定睛细瞧，原来是枚戒指，

上头镶着一颗拇指般大小的绿石。

“这夸张地戒指，铁定是小朋友玩扮家家酒“的配件。”

熙玲放眼望去，不见任何小朋友踪迹，倒是看见田德云的人影，在河堤边踽踽独行。瞧那摇摆不定的身形，和踌躇不胶的步履，俨然不折不

扣的失意人。

“这么晚，那人不会……”

熙玲没敢往下想，直觉反应拿出吃奶的力气，飞也似的冲向田德云，速度之快足以名列金氏纪录。

“不要投河——千万不要——”熙玲心急如焚，老远放声嘶吼，可惜田德云无动于衷。

在距离田德云约莫五十公尺左右，熙玲清楚辨认出对方是名男子，她想及时过去拉住他，岂料重力加速度，一时间煞不住脚。

啊嚏通……

熙玲好意要拦阻他，不料反而自田德云背后，将他撞落河里。

“惨了，真出人命了。”

熙玲不假思索，当下捏住鼻子跟圆跃入水中。

在缺乏灯不照明下，熙玲有如大海捞针，只能不断潜入水里又浮出水面，凭着感觉四处摸索。

此时，一个不明物体突然紧紧扣住熙玲的脚踝。感觉犹如七月半出笼索命的水鬼，吓得熙玲拼命挣扎踢喘。

等她挣脱后，泅泳出十码外，才惊魂未定地联想起可能是落水那人，于是又急急忙忙回头找寻。

几经搜索，熙玲总算把逐渐沉入河底的田德云，吃力地拖上岸来。

田德云上岸后，气若游丝奄奄一息，除了尚有一口气，其余和死人没两样。

“救命啊——来人救命啊——？”熙玲慌乱的大声疾呼。

可惜四下无人，只有阵阵凉风回应她。

“情况危急，我先帮你做压背举臂人工呼吸吧。”熙玲不敢轻忽，立即将他翻过身去。

结果熙玲压背一次，他更无意识低吟一声，于熙玲是卯起劲来，反覆做了二、三十次，却仍旧不见他清醒。

熙玲只好再将他翻身来，责无旁贷为他做口对人工呼吸，历以一番折腾，田德去腹中的积水终于尽数出，一条命算是从阎罗王手中抢救回业。

田德云一动不动的躺在草皮上，虚弱的呛咳风声，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。”

“很抱歉，我原本阻止你投河，却不慎推你不水，真是对不起。”熙玲内疚的直道歉。

“怎么我感觉被一头大象撞了似的？”田德云回已起才恐怖的经验，冷不防打个哆嗦。

熙玲看看自己丰腴的体态，尴尬他说：“请不要怀疑，的确是我撞你不水的。”

“我居然被一头会说话的大象撞落水底？”田德云尚未恢复的意识更形结，“那么我此刻是已经蒙言宠召？不是尚在人间。”

“你误会了，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且已经安然救你上岸。”熙玲婉转的解释。

田德云羸弱地睁亮双眼打量她，这才为心底的疑问找到了答案，“可能是天色已晚，所以天堂和地狱都已打烊，否则被牛马面踢喘好几下，怎么可能活命。

“不好意思，在河时踢踹你的人也是我，因为我误以是水鬼，所以……”熙玲愧疚的想挖个地洞钻进去。

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的田德云，听了差点没晕倒，在月光照耀下，他惨白的脸色一如浮尸般骇人。

“对不起，实在很抱歉……”熙玲频频颌首致意。

田德云吃力地坐起身来，显得既无辜又无奈，“小姐，你是不是侦探片看多了？高兴就当我要投河，不高兴就当我是水鬼，再不然就以利锥刺我脸口”

“我……我发誓没有利锥刺我的你的胸口。”熙玲惊慌失措，赶紧掏空口袋，以证明自己没有

夹藏器械。

“你没刺我的胸口？我怎么感觉胸口奇痛无比？”田德云纳闷的动手解开衬衫。

熙玲连忙后退娄处，提高警觉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想干嘛！”

“我想检视伤口啊！”田德云说时敞开衣裳，露出结实的胸膛。

借着月光，熙玲清楚地看见他的胸口，真的布满蜂窝般密密麻麻的扎痕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熙玲讶异不已。

正当两人百思不解时，目光同时锁定草皮上的一颗石子。

熙玲恍然想起刚才做压背举臂人工呼吸时，田德云一声急似一声的低吟……

“很抱歉，我想可能是我方才急救是没留意……。”熙玲咽口水，声音愈说愈小。

田德云真恨不得一头撞死，也好过在这儿被一个陌生人胡乱折腾。

“如果埋怨我，能发泄人的梦闷，并且激励出我的活下去的勇气，那么就请你大声骂出口。”熙玲义无反顾的准备聆听。

“小姐，我压根和没想过要轻生啊。”田德云痛楚的呛咳两声。

熙玲这才明白是自己会错意，”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找东西，我还以为你是在探勘水位。

“对我这个旱鸭子而言，若真在轻生的，就是娃娃也淹得死我，还需要探勘吗？”田德云使劲把鼻腔里的水挤出。

“看来我真摆了大乌龙，我得为我的鲁莽向你致歉。”熙玲郑重其事行礼赔罪。

田德云见她自责的模样，不由得心软，“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，毕竟这里已无人烟，你我又素昧平生，要是你撞我之后一走了之，明天我便是社会新闻里，投河自尽的男主角。”

“快别这么说，我是推你下水，理录要救你上岸。相信换做任何人，也都会倾全力救你。”经田德云这么一说，熙玲反而无地自容。

“你很善良，要是天底下的人，都像你一样有副好心肠，世界就天下平了。”田德云换个角度欣赏她，不禁心平气和了。

“你太悲观了，就算今天站在岸边，是个不会游泳的孩子，也会打电话报警，请打捞队员来救人。”熙玲肯定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田德云被熙玲的气势震慑，目光不住在她圆润的脸颊上徘徊，不发一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任由发梢的水渍纵横整个脸庞。

熙玲找来自己的背包，掏出面纸给他，“你刚刚说掉了什么东西来着？不如我帮你找找。”

“夜色已深，公园又这么大，要想找到谈何容易。”田德云回过神来，骤然声嘶力竭地咳起来。

熙玲赶紧帮他拍背，并且氢先前买的一袋饮料递给他“你刚刚呛喝了不少水，先喝瓶牛奶暖暖胃。”

田德云接过饮料，视线落要熙玲仍在滴水的衣服上，“你浑身湿透了，快回家换衣服免得着凉。”

“说什么我都不能扔下你不管。”熙玲颇有相当。

“事情已经发生，就算你寸步不离守，也不能烤干我一身湿。”田德云突然萌生一股怜惜之情。

熙玲犹如当头棒喝，大梦初醒他说：“我家一洗衣店，不如你到我定，我帮你把衣服烘干。”

“不用麻烦，你还是快回家打理自己。”田德云话没说完，又没命地咳起来。

“你咳得好厉害，我盾我先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。”熙玲胸口像压块大石，怎么也不舒但。

“只是呛喝了几口水，不碍事。”田德云仰头灌口牛奶顺顺气。

“事情因我而起，我绝不能让你受到丝毫损

伤，因此该坟的医药费，我一毛也不会抵赖。”熙玲坚持的近乎顽固。

“你……”熙玲她的赤子之心，深深令田德云动容。

“就这么说诶，你在这儿休息，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”熙玲唯恐去迟了，他的身体会留下不可弥后遗症。

田德云急忙起身拉住她的手，“真的不用了，倘若你不放心，顶多过两于我把衣服拿去你家干洗。让你看看我是否无恙。”

“这……”熙玲犹豫不决。

“我的身体我明白，要是真的有事，怎么可能硬撑？”田德云给她一个稳定人心的微笑，“假使你再迟疑，我们两人都将变成冰人了。”

熙玲拗不过他，便是一颗不安的心，始终吊挂在半空中。考虑时，熙玲冷不防地打了个大喷嚏。“还逞强？若感冒了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田德云再一次催促她。

熙玲不再坚持，当下拿出纸笔，留下了姓名地址，并且再在叮咛，“记得，一定要来哟。”

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田德云比出保证的王执

熙玲浅浅一笑，两人就着公园氛的路灯分手，

各自穿着湿漉漉的衣衫打道回府。

中途，田德云回首目送熙玲的身影离去，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悸动。

※※ ※※ ※※

熙玲回到家，立刻冲洗淋浴，换上干净衣裳。

等她蜇回房晨，室内正漫溢均微的鼾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鼾声愈深愈烈，先是抗拒，继而挣扎、最后意竟是风鹤泪的惨叫。

“不要啊——请你收回成命——我不要任何愿望了——”怀玲双手漫天挥舞，惊恐”放声哭泣。

熙玲随手拉亮大灯，拼命摇撼什噩梦的怀怀玲，“小妹……你醒醒啊……小妹……”

怀玲香汗淋漓梦中惊醒，忙不迭抵头审视自己的酥胸，再跳下床去揽镜盼自己的身体。

“什么噩梦让你紧张不说，还叫得惊天动地位鬼神？”怀玲滑稽的举止，惹得熙玲一头雾水。“真是的，开开心心地沙滩裸泳就好了，干嘛没事去拾那个神灯。”不不瞧自己身体没走样，这讪讪地爬回床铺。

“神灯？”熙玲一脸狐疑。

“就是摩擦后，会有巨人跑出来的神灯嘛。”

怀玲一肚子不高兴。

“哦！原来是那个神灯。”熙玲总算会意过来。“梦见神灯是好事，你可以请他赐给三个愿望，为什么反而哭丧着脸。”

“我梦见的神灯虽天宇第一号小器鬼，他说我们是两姊妹，只准我们一人一个愿望。”怀玲嘟翘着嘴，气呼呼的投诉。

“有总比没有好啊！”熙玲小心翼翼安抚她。

“问题是愿望许坏了。”怀玲懊恼地使劲扯着床单。

“你愿望许坏了，可以用我的愿望弥补嘛，犯得着自己吓得花容失色？”熙玲准备洗耳恭听。

“因为……你已经向神灯许愿，希望永远保持三十六、二十四、三十六的魔鬼身体；而我的愿望，却是无麻我许什么愿望，我都要是我的两倍。”怀玲紧绷着人，说得极其别扭。

一熙玲噗笑道：“你看我的身体像三十六、二十四、三十六吗？做梦嘛，何必太认真。”

“现在当然知道是做梦，可是在梦境里，一切是那么逼真，我看见自己那肥滋滋、油腻腻的赘肉，吓得我简直要抓狂。”怀念玲眼睫饱沾雨露，鸡皮疙瘩满身。

“梦境和现实往往相反，所以我大可高枕无

忧。”熙玲净挑怀玲喜欢听的，以平抚地的不安。

“真的吗？”这招对怀玲显然奏效，“果真如此，我就姑且再作几个噩梦。”

“作梦哪晨由得了人，你不是放心睡觉，别胡思乱想。”熙玲动手帮她盖被。

怀玲揉揉惺松的睡眼，才要躺睛双豁然问起，“对了，老姊你今天怎么这么是回来？是不是过上什么色狼、混混？你告诉我，我这就去扁、他。”

“我长得这么完全，那些色狼，混混看见我，也会自动绕道。”熙玲幽默风趣的自我解嘲。

“老姊，你除了稍微胖一点这处，根本就是个美人胚子。”怀玲极为认真。

“谢谢你的美言，不过你还是快占睡吧。”熙玲催促着。

“可是你还没告诉我晚归的原因。”怀玲真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“说来话长，哪天有空告诉你。”熙玲想起刚才狼狈的模样，简直糗毙了。

“好，老姊晚安。”经过这一折腾，瞌睡虫早已爬上怀玲眼帘。

对熙玲而言，熙玲是她最疼爱的小妹，对怀玲来说，熙玲则是她最亲爱的老姊。

等怀玲翩入睡，熙玲倚着窗户，抬头看看皎

洁的明月，回想公园的荒唐事，不由得莞尔一笑。内心惦记着落水的他，不知是否进入梦乡？心想至此，觉得今的夜以再温柔不过。

※※ ※※ ※※

早晨七点钱已秋出了卧房，便闻到阵阵饭粥香，不用说准熙玲是的手艺。

“烽姨早。”熙玲正在饭厅摆碗筷。

“早，怀玲呢？”钱忆秋照例给姊姊、姊夫上香。

“今天星期六，小妹不用上班，我让她多睡会儿。”熙玲一面盛粥一面说。

钱忆秋刻睁在慧黠的双眼，偷偷提议道：“今天要拜拜，不如我们吃守早餐，一起到市场买新鲜蔬果？”

“好啊！”熙玲一口答应。

话才刚落下，怀玲顶着一头咖啡色卷发，和一双黑眼圈，像个难民似的从房晨窜出来，“哇！我们两人一道去，不被那些菜敲竹杆才怪，还是我陪你们去比较妥当。

“大家都是小本经营，就算贵一点也要不了几个钱。”熙玲从来不在蝇头小利锱铢计较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六，你就在家多睡会儿。”钱忆秋赶紧附和，深怕怀玲真的跟她们去市场。

“噢！难怪秋姨你有兴致，我理当舍命陪君子。”怀玲兴匆匆地表示。

“这……哎呀，你们瞧瞧我这记性，差点忘了对面毛太太要来拿衣服，我还是不去了，怀玲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推辞。

“真扫心，怎么每回都这么巧？而且跟我去市场有什么大不了？瞧你的脸色好像是要去打有劫舍一样。”怀玲实在不能理解秋姨的恐惧。

“打家劫至少能戴头罩，跟你去买菜可就要裸露着一张脸。”钱忆秋兀逢在嘴里呢喃。

“秋姨，你在咕哝什么呀？”怀玲没听清楚。

“咽……我是说，等会儿你们去市场，别忘了多买些水果。”怀玲随口搪塞。

“小妹，秋姨有事在身，你就别为难她了，反正我们一家人，想一同买有的是机会。”熙玲技巧性替秋姨解转圜。

怀玲适时投来感激的眼神。

“好吧，不勉强你了，总之我去市场，若遇见不错的对象，一琿替你留意。”怀玲率性的打包票。

逢从父母去世，怀怜就自诩要保护老姨，并且肩挑替她找对象，那种无颜见人、生不如死的感觉，简直比上刀山、下油锅还可怕。

“婚姻不比买菜，讲求的是缘份，何况我现在不过三十多，很满意目前单身贵族的生活。”钱忆秋走到餐厅未座定，随摆出长辈姿态，“倒是你们，该为自己打算打算。”

“秋姨，不是我爱说人，我和老姊才二十出头，正值涨停析阶段，你已经三十好向，开始呈现开高走低的疲软现象，若再不积极物色，恐怕会成为跌价的老处女。”怀玲一根肠子通到底，说得钱忆秋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

“小妹，现在不时兴结婚，而是流行新好男人和美丽坏女人，你观念若不改，可要落伍了。”熙玲不着痕迹给秋台阶下。

“拜托，那些不过是老男人和老女人，因为找不到对象才发明的词记，你们千万不要上当。”怀玲围过来用餐，并且铿锵有力的反驳。

眼见怀玲话疑犀利，钱忆秋干脆来个四两拨千金，“总之在我没看见你们得到幸福前，绝对不会论及自己的婚嫁，况且黄道姑说我一定会嫁得如意郎君。”

“秋姨，你没知识也要有常识，你没常识也要